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西 遊 記

(八)

吳 承 恩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記

立

西

吳承恩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第七十回 妖魔寶放烟沙火 悟空計盜紫金鈴

卻說行者抖擻神威，持著鐵棒，起在空中，迎面喝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邪魔？待往何方猖獗？」那怪物厲聲叫道：「吾黨不是別人，乃麒麟山獬豸洞賽太歲大王爺部下先鋒。今奉大王令，到此取宮女二名。伏侍金聖娘娘，你是何人，敢來問我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，因保東土唐僧西天拜佛，路過此國，知你這夥邪魔欺主，正沒處尋你，卻來此送命。」那怪聞言，不知好歹，展長槍就刺行者。行者舉鐵棒劈面相迎，在半空裏略戰兩合，那妖被行者一棒，把根鐵槍打做兩截，慌得撥轉風頭，徑往西方逃命。行者且不趕他，按下雲頭來，至避妖樓地穴之外，叫道：「師父，請同陛下出來，怪物已趕去矣。」那唐僧纔扶著君王，同出穴來，見滿天清朗，更無妖邪之氣。那國王卽至酒席前，自己拿壺把盞，滿斟金杯，奉與行者道：「神僧，權謝權謝，這行者接杯在手，還未回言，只聽得朝門外有官來報，西門上火起了，行者聞說，將金杯連酒望空一撇，噹的一聲響亮，那個金杯落地，君王著了忙，躬身施禮道：「神僧莫不有見怪之意？是寡人得罪了，請上殿拜謝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是這話。」少頃，又有官來報好雨呀，纔西門上起火，被一場大雨，把火滅了，滿街上流水，盡都是酒氣。行者道：「陛下，那妖敗走西方，我不曾趕他，他就放起火來，這一杯酒，卻是我滅了妖火，救了西城裏外人家，豈有他意？」國王更十分歡喜加敬，卽請三藏四衆同上寶殿，就有推位讓國之意。行者笑道：「陛下，纔那妖精，他稱是賽太歲部下先鋒，來此取宮女的，他如今戰敗而回，定然報與那厮，那厮定要來與我相爭，我恐他此一來，未免驚傷百姓，恐謊陛下，欲去迎他，一迎，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，取回聖。」

后。但不知向那方去。這裏到他那山洞。有多少遠近。國王道。寡人曾差夜不收軍馬。到那裏探聽消息。往來到行五十餘日。坐落南方。約有三千餘里。行者聞言。叫八戒沙僧在此護持師父。老孫去來。國王扯住道。神僧且從容一日。待安排些乾糧烘炒。與你些盤纏銀兩。選一匹快馬。方纔可去。行者笑道。陛下說的是。爬山越嶺步行的話。我老孫不瞞你說。似這三千里路。斟酒在鍾不冷。就打個往回。國王道。神僧你不要怪我說。你這尊貌。卻像個猿猴一般。怎生有這般法力。行者道。

我身雖是猿猴數。自幼打開生死路。徧訪明師把道傳。山前修鍊無朝暮。倚天爲鼎地爲爐。兩般藥物團烏兔。採取陰陽水火交。時間頓把玄關悟。全仗天罡搬運功。也憑斗柄遷移步。退爐進火最依時。抽鉛添汞相交顧。攢簇五行造化生。合和四象分時度。二氣歸於黃道間。三家會在金丹路。悟通法律歸四肢。本來觔斗如神助。往來霄漢沒遮攔。一打十萬八千路。

那國王見說。又驚又喜。笑吟吟捧著一杯御酒。遞與行者道。神僧遠勞。進此一杯引意。這大聖一心要去降妖。那裏有心喫酒。只教且放下。等我去了。回來再飲。說聲去。唵。哨一聲。寂然不見。那一國君臣皆驚訝。不題。卻說行者將身一縱。早見一座高山阻住。卽按雲頭。立在巔峯。仔細觀看。正欲尋洞口。只見那山凹裏烘烘火光飛出。霎時間烘天紅焰。紅焰之中。冒出一股黑烟。比火更毒。大聖正自恐懼。又見那山中迸出一道沙來。真個是遮天蔽日。這行者看了一回。不解其故。搖身一變。變做一個攢火的鶴子。飛入烟火中間。驀了幾驀。卻就沒了沙灰。烟火也息了。急現了本像下來。又看時。只聽得叮叮噹噹。銅鑼聲響。他道。走錯了路也。這裏不是妖精住處。鑼聲是鋪兵之鑼。想是通國的大路。有鋪兵去下文書。且等老孫去問。

他一問，正走處，忽見一個小妖兒，擔着黃旗，背着文書，敲着鑼，急走如飛而來。行者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厮打鑼。他不知送的是甚麼書信。」等我聽他一聽，卽又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蜢蟲兒，輕輕的飛在他書包之上，只聽得那妖精敲着鑼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家大王忒也心毒，三年前到朱紫國，強奪了金聖皇后，一向無緣，未得沾身，只苦了要來的宮女頂缸，兩個來弄殺了，四個來也弄殺了，前年要了，去年又要，今年又要，這番卻撞個對頭來了。那個要宮女的先鋒，被個甚麼孫行者打敗了，不發宮女，我大王因此發怒，要與他國爭持，教我去下甚麼戰書。這一去，那國王不戰則可，戰必不利。我大王使烟火飛沙，那國王君臣百姓等，莫想一個得活。那時我等占了他的城池，大王稱帝，我等稱臣。雖然也有個大小官爵，只是天理難容也。行者聽了，暗喜道：「妖精也有存心好的，似他後邊這兩句話，說天理難容，卻不是好，但只說金聖皇后一向無緣，未得沾身，此話卻不解其意。」等我問他一問，嚶的一聲，一翅飛離了妖精，轉向前有數里地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了一個道童。

頭挽雙抓髻，身穿百衲衣，手敲魚鼓簡，口唱道情詞。

轉山坡，迎著小妖，打個稽首道：「長官那裏去？」送的是甚麼公文？那妖就像認得他的一般，住了鑼槌，笑嘻嘻的還禮道：「我大王差我到朱紫國下戰書的。」行者借口問道：「朱紫國那話兒，可曾與大王配合哩？」小妖道：「自前年攝得來，當時就有一個神仙，送一件五彩仙衣，與金聖宮裝新，他自穿了那衣，就渾身上下都生了針刺，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，一摸，但攙著些兒，手心就痛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，自始至今，尙未沾身。早間差先鋒去要宮女伏侍，被一個甚麼孫行者戰敗了，大王奮怒，所以教我去下戰書。明日與他交戰也。」行

者道。怎的大王卻著惱。小妖道。正在那裏著惱哩。你去與他唱個道情詞兒。解解悶也好。行者拱手。抽身就走。那妖依舊敲鑼前行。行者就掣棒轉身。望小妖腦後一下。早已了帳。卻又悔道。急了些兒。不曾問他。叫做個甚麼名字。罷了。卻去取下他的戰書。藏於袖內。將他黃旗銅鑼。藏在路傍草裏。因扯腳往澗下。掙時。只聽噹的一聲。露出一個鑲金的牙牌。牌上有字寫道。

心腹小校一名。有來有去。五短身材。疙瘡臉。無鬚。長川懸掛。無牌卽假。

行者笑道。這厮名字。叫做有來有去。這一棍子。打得有去無來也。將牙牌解下。帶在腰間。欲要掙下屍骸。卻又想起烟火之毒。且不敢尋他洞府。卽將棍子。著小妖胸前搗了一下。挑在空中。徑回本國。且當報一個頭功。你看他唵哨一聲。早到了金鑾殿前。將妖精掙在階下。叫八戒請師父下殿。行者將一封戰書。揣在三藏袖裏。道。師父收下。且莫與國王看見。說不了。那國王也下殿。迎著行者道。神僧長老來了。拿妖之事。如何。行者用手指道。那階下不是妖精。被老孫打殺了也。國王見了道。是便是。是個妖屍。卻不是賽太歲。賽太歲寡人親見他兩次。身長丈八。膊闊五停。面似金光。聲如霹靂。那裏是這般鄙猥。行者笑道。陛下認得果然不是。這是一個報事的小妖。撞見老孫。先打死挑來報功。國王大喜道。好好好。該算頭功。寡人這裏常差人去打探。更不曾得個的。實似神僧一出。就捉了一個回來。真神通也。叫著暖酒來。與長老賀功。行者道。喫酒還是小事。我問陛下。金聖宮別時。可曾留下個甚麼表記。你與我些兒。那國王聽說表記二字。卻似刀劍剜心。忍不住失聲淚下。說道。

當年佳節慶朱明。太歲凶妖忽震聲。強奪御妻殊倉卒。誰留表記繫離情。

行者道。娘娘既無表記。他在宮時。可有甚麼心愛之物。與我一件也罷。國王道。你要怎的。行者道。那妖王實有神通。我見他放煙放火放沙。果是難收。縱收了。又恐娘娘見我面生。不肯同我回國。須是得他平日心愛之物一件。他方信我。爲此故要帶去。國王道。昭陽宮裏。梳妝閣上。有一雙黃金寶串。原是金聖宮手上帶的。只因那日端午。要縛五色彩線。故此褪下。不曾戴上。此乃是他心愛之物。如今現收在減妝盒裏。寡人更不忍見。一見卽如見他玉容。病又重幾分也。行者道。且休題這話。可將金串取來。國王遂命玉聖宮取出。國王見了。叫了幾聲。知疼著熱的娘娘。遂遞與行者。行者接了。套在胳膊上。且不喫得功酒。駕觔斗雲。唵哨一聲。又至麒麟山上。徑尋洞府。正行時。只聽得人語喧嚷。卽竚立凝睛觀看。原來那獬豸洞中。有大小頭目。約模五百名。在那裏把守。行者見了。抽身徑轉舊路。卻至那打死小妖之處。尋出黃旗銅鑼。迎風捻訣。卽搖身一變。變做那有來有去的模樣。乒乓敲著鑼。大踏步一直前來。徑撞至獬豸洞。只聞得猩猩出語道。有來有去。你回來了。行者應道。來了。猩猩道。快走。大王爺爺正在剝皮亭上。等你回話哩。行者拽開步。敲著鑼。徑入二門之內。忽擡頭。見一座八角明亮的亭子。亭子中間有一張餞金的交椅。椅子上端坐著一個魔王。真個生得惡像。行者見了。公然傲慢。更不循一些兒禮法。調轉臉。朝著外。只管敲鑼。妖王問道。你來了。行者不答。又問。有來有去。你來了。也不答應。妖王上前扯住道。你怎麼到了家。還打鑼問你又不答。何也。行者把鑼往地下一擲道。甚麼何也何也。我說我不去。你卻教我去。行到那廂。只見無數的人馬。列成陣勢。見了我。都亂叫拏妖精。拿妖精。把我推推扯扯。拿進城去。見了那國王。國王便教斬了。幸虧那兩班謀士道。兩家相爭。不斬來使。把我饒了。收了戰書。又押出城外。對軍前打了三十順腿。放

我來回話。他那裏不久就要來此。與你交戰哩。妖王道：「這等說是你喫虧了。怪不得問你。更不言語。」行者道：「卻不是怎的？」妖王道：「那裏有多少人馬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也說昏了。那曾查他人馬數目。只見那裏兵器森森。擺列得如麻林相似。」妖王笑道：「不打緊。似這般兵器。一火皆空。你且去報與金聖娘娘得知。教他莫惱。今早他聽見我發恨。要去戰鬪。他就眼淚汪汪的不乾。你如今去說。那裏人馬驍勇。必然勝我。且寬他一時之心。」行者聞言。十分中意。你看他偏是路熟。轉過腳門。穿過廳堂。那裏邊都是高堂大廈。更不是前邊的模樣。直到後邊宮裏。遠見宮門壯麗。乃是金聖娘娘住處。入裏面看時。有兩班妖狐妖鹿。一個個都妝成美女之形。侍立左右。正中間坐著那個娘娘。手托香腮。雙眸滴淚。果然是

玉容寂寞胭脂冷。雲髻蓬鬆翠黛空。自古紅顏多薄命。懨懨無語對東風。

行者上前打了個問訊道：「接喏。」那娘娘道：「這潑怪十分無禮。想我在那朱紫國中之時。那太師等相見了。就俯伏塵埃。不敢仰視。這野怪怎麼叫聲接喏？」是那裏來的這般野獸。衆侍婢上前道：「娘娘息怒。他是大王爺爺心腹的小校。名喚有來有去。今早差下戰書的是他。」娘娘聽說。忍怒問道：「你下戰書。可曾到朱紫國裏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持書直至金鑾殿。面見君王。已討回音來也。」娘娘道：「你面君有何言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國中戰鬪之事。纔已與大王說了。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的一句話兒。特來上稟。奈何左右人衆。不是說處。娘娘聞言。喝退兩班狐鹿。行者掩上宮門。把臉一抹。現了本像。對娘娘道：「你休怕我。我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見佛求經的和尙。叫做孫悟空。因我師過你國中。倒換關文。見你君臣出榜招醫。是我將他的病治好了。排宴謝我。因說出你被妖攝來。我會降龍伏虎。特請我來捉怪。救你回國。那戰敗先鋒是我打死小妖。」

也是我。我見他門外兵多，是我變作有來有去模樣，捨身到此，與你通信。那娘娘聽說，沈吟不語。行者取出寶串，雙手奉上道：「你若不信，看此物何來？」娘娘一見，垂淚下座拜道：「長老，你果是救得我回朝，沒齒不忘大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他那放火放烟放沙的，是件甚麼寶貝？」娘娘道：「那裏是甚麼寶貝，乃是三個金鈴。他將頭一個幌一幌，有三百丈火光燒人；第二個幌一幌，有三百丈烟光熏人；第三個幌一幌，有三百丈黃沙迷人。烟火還不打緊，只是黃沙最毒，若鑽入人鼻孔，就傷了性命。」行者道：「厲害厲害，卻不知他的鈴兒放在何處？」娘娘道：「他那肯放下，只是帶在腰間，行住坐臥，再不離身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若有意相會國王，把那煩惱憂愁都且權解，使出個風流喜悅之容，與他敘個夫妻之情，教他把鈴兒與你收貯，待我取便偷了，降了這怪。」那時節好帶你回去，重諧鸞鳳也。」那娘娘依言，這行者仍變作心腹小校，開了宮門，喚進左右侍婢。娘娘叫有來有去，快往前亭請你大王來，與他說話。行者應了一聲，卽至剝皮亭對妖精道：「大王，聖宮娘娘有請。」妖王歡喜道：「娘娘常時只罵，怎麼今日有請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娘娘問朱紫國王之事，是我說他不耍你了。」他國中另立了皇后，娘娘聽說，故此沒了想頭，方纔命我來奉請。」妖王大喜道：「你卻中用。」待我剿除了他國，封你做個隨朝的太宰。行者順口謝恩，就與妖王來至後宮門首。那娘娘歡容迎接，就去用手相攙。那妖王喏喏而退道：「不敢不敢，多承娘娘下愛。我怕手疼，不敢相傍。」娘娘道：「大王請坐，我與你說。」妖王道：「有話但說不妨。」娘娘道：「我蒙大王辱愛，今已三年，雖未得其枕同衾，也是前世之緣，做了這場夫妻，誰知大王有外我之意，不以夫妻相待。我想著當時在朱紫國爲后，外邦凡有進貢之寶，君看畢一定與后收之。你這裏更無甚麼寶貝，或者就有些寶貝，你也不教我看見，不與我收，且我聞得你有三個鈴鐺。」

想就是件寶貝。你怎麼走也帶著，坐也帶著。你今拿與我收著，待你用時取出，未爲不可。此也是做夫妻一場，也有個心腹相託之意。如此不相託付，非外我而何？妖王大笑陪禮道：「娘娘怪得是。寶貝在此，今日就當付你收之，便即揭衣取寶。」行者在傍，眼不轉睛，看著那怪，揭起二三層衣服，貼身帶著三個鈴兒，他解下來，將些木棉塞了口兒，把一個豹皮包袱兒包了，遞與娘娘道：「物雖微賤，卻要用心收藏，切不可搖晃著他。」娘娘接過手道：「我曉得，安在這妝臺之上，無人動他。」叫小的們安排酒來，我與大王交歡會喜，飲幾杯兒。」衆侍婢聞言，即鋪排酒餚獻上。那娘娘做出妖嬈之態，哄著精靈。行者在傍取事，挨挨摸摸，行近妝臺，把三個金鈴，輕輕拏過，慢慢移步，溜出宮門，到了剝皮亭前，無人處，展開豹皮袱子看時，中間一個有茶鍾大，兩頭兩個有拳頭大，他不知厲害，就把綿花扯了，只聞得呼的一聲響亮，骨都都的迸出烟火，黃沙急收不住，滿亭中烘烘火起，唬得那把門精怪，一齊撞入後宮，驚動了妖王。慌忙教去救火，救火出來看時，原是有來有去，拏了金鈴兒哩。妖王上前喝道：「好賊奴，怎麼偷了我的金鈴寶貝？在此胡弄，叫拏來拏來。」那衆妖一齊攢簇，行者慌了手腳，丟了金鈴，現出本像，掣出金箍如意棒，撒開解數，往前亂打。那妖王收了寶貝，傳號令，教關了前門。行者難得脫身，收了棒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痴蒼蠅兒，釘在那無火石壁上。衆妖尋不見，報道：「大王走了賊也。」妖王問：「可曾自門裏走出去？」衆妖都說：「前門緊鎖，不曾走出。」妖王叫仔細搜尋，更無蹤跡。大怒道：「是個甚麼賊子？好大膽，變作有來有去的模樣，進來見我回話，又跟在身邊，乘機盜我寶貝。早是不曾拏將出去，若拏出山頭，見了天風，怎生是好？」虎將上前道：「這賊不是別人，是那敗先鋒的那個孫悟空，想必路上遇著有來有去，傷了性命，奪了銅鑼旗牌，變做他的模樣，到此欺」

騙大王也。妖王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見得有理，叫小的門仔細搜尋，切莫開門放出去了。」這正是

弄巧反成拙 作耍卻爲真

畢竟不知行者怎得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悟一子曰：「金丹之道，易道也。乾坤其門戶，坎離其妙用。姤復其化機，姤終必至於否，否則必至於剝。剝極則必歸之於復，復則必歸於泰。陰陽消長，循環無端，卽篇中所謂有來有去者，是大修行人先具一雙慧眼，亟須狠力一棒打殺，不使他再到剝皮亭潛通消息，方能消息由我，相機下手，盜轉紫金鈴，迎還金聖宮，完全乾體，而超凡出世也。金鈴者，先天真乙之寶，混而爲一氣，分而爲三元，人人具足，止因交姤之候，忽然失去，如治國者不能內安，而召取外亂，舉國憂疑者然。若非良謀善策，大展雄才，以圖恢復，僅作避妖地穴，終避不得。三番四覆，索取宮娥，能無日促國百里乎？國王筵上一論，說出病根，行者酒中滅火，講明丹訣，乃因病立方，大展經綸之妙手也。這般法力，正是打開生死路，明師傳授的大道。詩中爲鼎爐團烏兔，採陰陽，悟玄關，運天罡，移斗柄，退爐進火，抽鉛添汞，攢簇五行，和合四象，歸二氣，合三家等句，字字金丹藥物，火候之的髓也。同一金鈴也，太歲本坤土，而得其乾金，既復矣，然挾女后而圖交姤，是復而復姤也，故太歲搖動金鈴，放烟火而爲害，放飛沙而爲害。雖曰計而實爲妖魔，國王失乾金而陷於坤土，既姤矣，然不忘金聖而志圖迎復，是姤而復復也，故行者動靜不拘，變人物而爲盜，變有來有去而爲盜。雖曰計而實爲悟空，有來有去，本是天理之流行，學道之人，當於天理流行中，討問出一個神仙，送一件五色仙衣，與金聖宮妝新的妙道，開有去無來的正法眼，方能入道從真。」

故行者一變火鶴子。而上極乎天。二變蝻蟲兒。而下入乎地。三變道童。而中位乎人。勘破上下今古。而能將有來有去。一棒打殺也。戰書揣在三藏懷裏。莫與國王看見。書中何語。蓋有難以形諸筆墨者。終祕而不言。正打殺有來有去之妙也。然天理之流行。如何打殺。得非誑世。不知打殺。正是打活。打殺者。有來有去。不曾打殺。無去無來。故無去無來。仍不離有來有去的模樣。行者打死而爲無。仍一變而爲有所謂著有真成幻。去無不入中。有無俱不立。內外悉皆空也。咦。妙哉。一雙黃金寶串。分明兩個夫妻。匹配團圓。連環相顧。若能於此物打通消息。是降魔復聖的機關。行者徑入皮剝亭。不答妖王問。展施於肱膊之上。玩弄於禮法之中。乃去來無礙。微妙圓通之作用也。行者雖變有來有去。實是無去無來。雖是大王心腹小校。實是金聖心腹小校。總是國王之心腹小校。盜取金鈴。迎復金聖之下手祕訣也。三個金鈴。火爲神。烟爲氣。沙爲精。動而搖晃。則烟火沙散而爲魔。靜而涵虛。則金火同宮凝聚而爲丹。此般至寶。家家自有。祇因女后之妬。而入於魔手。原非妖魔已物。復得之道。仍須從魔手盜來。故失鈴出於妬。得鈴亦必由於妬。若非敍夫妻之情。彼此喜悅。把鈴與他收貯。終難下手。所謂外作夫妻心盜賊。是也。金聖宮說出共枕同衾。前世之緣。卽騙出金鈴。付其收藏。又說我與大王交懂會喜。做出妖嬈之態。哄著精靈。行者在傍取事。把三個金鈴。輕輕拏過。俱是實法。最妙是在傍取事。跟在我身邊。乘機盜我寶貝二語。蓋金鈴係夫妻歡會付託收藏之物。盜之者。盜其夫妻之所有。而爲我有。竊天地之造化。非乘機不可得也。然又必深知奧妙。從容靜悟而取。非粗率疎躁而得。特演敍不知厲害。就扯棉花。迸出烟火黃沙。驚動妖王一段。以明難得易失之故。仙師又借妖王之口。頻說仔細搜尋之語。以叮嚀。

提醒之。國王與金聖宮真夫妻也。真者一姤。而忽遭魔難。頃刻分離。弄巧反成拙也。太歲與金聖宮。假夫妻也。假者一姤。而卽成寶藏。還返有機。作耍卻爲真也。結出二語。學者仔細搜尋。

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狒 觀音現像伏妖王

詞曰

色卽空兮自古。空卽是色。誠然。人能悟徹。色空禪。何用丹砂。魚鍊。德行全候。休懈。工夫苦用。熬煎。有時行滿。去朝天。永駐仙顏不變。

話說那賽太歲緊關了門戶。搜尋行者不見蹤跡。坐在那剝皮亭上。點聚羣妖。都教提鈴敲梆。支更坐夜。原來大聖變做個痴蒼蠅。釘在門傍。見前面防備甚緊。他卽抖開翅。飛入後宮門首。看見金聖娘娘。伏在案上。清清滴滴。隱隱聲悲。行者飛進去。輕輕的落在他那烏雲散髻之上。聽他哭道。主公啊。我和你前生燒了斷頭香。折鳳分鴛。兩處傷。只爲金鈴難解識。相思更比舊時狂。

行者聞言。卽到他耳根後。悄悄的叫道。聖宮娘娘。你休恐懼。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。未曾傷命。只因自家性急。偷了金鈴。出到前亭。忍不住打開看看。不期迸出煙火。我慌把金鈴丟了。苦戰不出。恐遭毒手。故變作一個蒼蠅兒。釘在門上。躲到如今。那妖王愈加嚴緊。不肯開門。你可再以夫妻之禮。哄他進來安寢。我好脫身行事。別作區處救你也。娘娘一聞此言。心虛膽戰。淚汪汪的道。你如今是人是鬼。行者道。我也不是人。也不是鬼。如今變作個蒼蠅兒在此。你休怕。快去請那妖王也。娘娘不信。悄語低聲道。你莫覷寐我。行者道。我豈敢覷寐。娘娘若不信。張開手。等我跳下來。你看那娘娘真個把左手張開。行者便輕輕落在他玉掌之間。好便似

菡萏蕊頭釘黑豆。牡丹花上歇遊蜂。繡毬心裏葡萄落。百合枝邊露點濃。

金聖宮高擎玉掌。叫聲神僧。行者嚶嚶的應道。我是神僧變的。娘娘方纔信了。悄悄的道。我去請那妖王來時。你卻怎生行事。行者道。古人云。破除萬事無過酒。只以飲酒爲上。你將那貼身的侍婢。喚一個進來。指與我看。我就變做他的模樣。在傍邊伏侍。卻好下手。娘娘卽叫春嬌何在。那屏風後轉出一個玉面狐狸來。跪下道。娘娘喚春嬌。有何使令。娘娘道。你去叫他們來點紗燈。焚惱麝。扶我上前庭。請大王安寢也。那春嬌卽轉身前面。叫了七八個怪鹿妖狐。打著兩對燈籠。一對提爐。擺列左右。娘娘欠身而起。行者腰裏摸出一個磕睡蟲。輕輕的放在春嬌臉上。那春嬌果然漸覺困倦。立不住腳。卽忙尋著原睡處。丟到頭呼呼的睡去。行者卻搖身一變。變做那春嬌一般模樣。娘娘在前正走。有小妖報與賽太歲道。大王。娘娘來了。那妖王急出剝皮亭外迎迓。娘娘道。大王。今煙火已息。賊旣無跡。深夜之際。特請大王安置。那怪滿心歡喜道。娘娘珍重。卻纔那賊乃是孫悟空。他敗了我先鋒。打殺我小校。變化進來。哄了我們。我們這般搜檢。他卻渺無蹤跡。故此心上不安。娘娘道。那厮想是走脫了。大王放心勿慮。且自安寢去也。妖精見娘娘侍立敬請。不敢堅辭。只得分付羣妖。各要小心防守。遂與娘娘徑往後宮。行者假變春嬌。同兩班侍婢跟入。娘娘叫安排酒來。與大王解勞。妖王笑道。正是正是。快將酒來。我與娘娘壓驚。假春嬌卽同衆妖安排酒肴齊備。那娘娘擎盃奉敬。這妖王也舉杯相答。二人穿換了酒盃。假春嬌在傍執著酒壺道。大王與娘娘今夜纔遞交杯盞。請各飲乾。穿個雙喜杯兒。真個又各斟上飲乾了。假春嬌又道。大王。娘娘喜會。教與侍婢們會唱的唱。善舞的舞。他兩個又飲了許多。娘娘叫住了歌舞。衆侍婢分班出屏風外排列。惟有

假春嬌執壺奉酒。娘娘與那妖王專說的是夫妻說話。你看那娘娘一片雲情雨意。哄得那妖王骨軟筋麻。只是不得沾身。真是狗咬尿胞空喜歡。飲了一會。娘娘問道。大王寶貝不曾傷甚麼。妖王道。這寶貝乃先天搏鑄之物。如何得損。只是被那賊扯開塞口之綿。燒了豹皮包袱也。娘娘說怎生收拾。妖王道。不用收拾。我帶在腰間裏。假春嬌聞言。卽拔下毫毛一把。嚼碎。輕輕放在妖王身上。吹口仙氣。那些毫毛。卽變做三樣惡物。乃蟲子。蛇。蚤。臭蟲。攢入皮膚亂咬。那妖王奇癢難禁。伸手入懷。揣揣摸摸。用指頭捏出幾個蟲子來。拿近燈前觀看。娘娘見了。含笑道。大王想是襯衣久不曾漿洗。故生此物耳。妖王慙愧道。我從來不生此物。可的今宵出醜。娘娘笑道。大王何爲出醜。常言道。皇帝身上也有三個御蟲哩。且脫下衣服來。等我替你捉捉。妖王真個解帶脫衣。假春嬌在傍著意觀看。那妖王身上衣服層層。皆是蚤蟲臭蟲。不覺的揭到第三層。見肉之處。那金鈴上也紛紛的不計其數。假春嬌道。大王拿鈴子來。等我也與你捉捉。蟲子。那妖王一則羞。二則慌。那裏認得真假。卽將三個鈴兒遞與假春嬌。假春嬌接在手中。玩弄多時。見那妖王低著頭。抖這衣服。他卽將金鈴藏了。拔下三根毫毛。變做三個鈴兒。一般無二。拿向燈前翻檢。卻又把身子扯扯捏捏的。抖了一抖。將那蚤蟲臭蟲收了。把假金鈴兒遞與那怪。那怪接著。雙手遞與娘娘。道。今番你卻收好了。卻要仔細。不要像前一番。那娘娘接過來。安在衣箱中。用黃金鎖鎖了。卻又與妖王飲了幾杯酒。教侍婢淨拂牙牀。展開錦被。我與大王同寢。那妖王喏喏連聲道。沒福沒福。不敢奉陪。我還帶個宮女。往西宮裏睡去。娘娘請自安置。遂此各歸寢處。不題。卻說假春嬌得了手。將他寶貝帶在腰間。現了本像。把身子抖一抖。收了那磕睡蟲兒。徑往前走去。只聽得梆鈴齊響。緊打三更。他使個隱身法。直